濟甯直隸州續志

第一本

卷一
序　計四頁
姓氏　計一頁
星野　計二頁
五行　計五頁
大政　計十頁
建置　計十頁
兵防　計十六頁
學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濟寧直隸州續志

咸豐己未鐫

尊經閣藏板

濟甯直隸州續志目錄
序
姓氏
卷一
星野志
五行志
大政志
建置志
城池
郵政
兵防志
學校志
卷二
職官志
選舉志
卷三
人物志
列傳
列女總傳
卷四

藝文志
書目
碑目
詩錄
文錄

濟甯州續志序

古之續史志者多非撰於一時觚策已鋟緒閏攸佚而續之爾若當世方志間以續名或因更弦之張力有不給或以成著未久勢難別爲于是效紹典之宋白倣廣傳之張彭但採豪氂每資羽翼究之時有先後例有增刪雖沿舊稱無異改作若今也濟甯之爲續志則不然蓋樹人徐公之載筆於州也止於道光二十一年韋永州受代之日錄甫就於零陵范石湖作牧之辰文未宣於桂海會茲土屢侵黃水又擾紅巾付新尹而未刊東高閣者莫顧更歷五六任已十八九年矣安來莅州始

與州人士覆加校讎付之剞劂而修志以來之歲月多從前未有之措施乘載有待於後車步趨聿追夫前軌仍其條目復爲搜羅偶獲元本之所未收必拾遺而補缺但遇近人之有足識復比事而屬詞政先教養之經善因率循乎善刱閭揚忠孝之行嗣徽不乏夫嗣音爰規隨以緝一編胥類聚而成四冊豈云有作有述竊希柱下之彭聃尚期不愆不忘叨附襄陽之鑿齒比餘錄不同別錄儻容追驥尾以籥青雲顧來茲更繼今茲庶幾廣豹斑而輝丹笈云咸豐九年四月嶺南盧朝安續

序

濟甯直隸州續志姓氏

纂修

現任濟甯直隸州知州盧朝安

鑒定

前任湖南巡撫馮德馨

參訂

署濟甯直隸州學正劉觀成

濟甯直隸州訓導車椿年

五品銜生員李聯堉

採訪

生員劉文驤

嘉祥縣生員候選訓導張炳

校對

河南己酉科舉人莫崇高

生員馮德富

生員張德業

生員魏志厚

生員王輝離

生員詹守謙

濟甯直隸州續志

星野志

後漢書天文志註玉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

濟甯直隸州續志

五行志

道光二十二年麥被雹共一百餘莊

二十三年秋禾被水共一百餘莊

二十四年秋禾被水共三十餘莊

二十五年秋禾被水共一百餘莊

二十六年夏大雨害稼

二十七年六月大雨水汨民居龍鬬於東南郭外壞漕船數隻

二十八年州人李紹祖生元孫海齡五世同堂紹祖生乾隆三十三年生子馥桂馥桂於嘉慶十二年生承恩承恩於道光九年生毓慧毓慧於道光二十八年生海齡道光三十年紹祖年七十九歲業經有司詳請旌表

二十九年春大雨雹

三十年泗河水溢由灌壕集接駕莊上吳家灣下吳家灣黑土店等地方秋禾盡淹又值豐縣黃河決淹至城東南一帶村莊

咸豐元年秋末雷雨交加害稼　豐北口決東南大水害稼

二年夏秋大雨害稼　十一月六日地震　十二月大雪

三年三月雨雪寒甚八日子刻地震

四年秋禾被水共六十餘莊

五年黃河由銅瓦廂處決口北行淹至城西南一帶村莊　魚臺大水

六年旱蝗爲災秋無禾

七年春大饑人相食　夏麥大熟　瑞麥徧野有一莖二穗多至九穗者　有蝗州牧盧朝安先事豫防及時捕滅　不爲災　冬十月州人王化成妻一產三男

八年八月有彗星出西北久而南移光漸滅

大政志

道光二十二年二麥被雹勘不成災

二十三年秋禾被水勘不成災

二十四年秋禾被水勘不成災

二十五年秋禾被水勘不成災

二十六年秋禾被水勘不成災

二十七年清理沈泗樓城基并修補殘缺各處

二十八年城垣坍塌　牧黃作霖　率各紳士分段重修奉　河帥鍾祥　捐廉倡捐并州

吉緩徵下忙錢糧

二十九年奉

吉緩徵下忙錢糧

咸豐元年奉

三十年奉

吉緩徵上下兩忙錢糧

吉蠲免以前舊賦

二年奉

吉賑濟災民

三年復修城垣　河帥福濟　捐廉倡捐并署州牧

來秀率各紳士分段修砌

四年以黃水災奉

旨截留東漕賑濟貧民

五年以黃水災奉

旨截留東漕賑濟貧民

六年奉

旨緩徵下忙錢粮

七年秋被水旱勘不成災

八年秋禾被水勘不成災　十一月十二日皖匪

數萬北犯州牧盧　朝安　率兵勇在金鄉王德集

擊退之并獲僞帥二名賊目數名州境平安

十二月州牧盧　朝安　督率團總鬮克顯史成元

等重濬牛頭河上游長六千三百十七丈下游

八千六百六十六丈合計八十三里有奇匝月

畢工鄉人名曰盧工堤

州人李聯堉桃濬牛頭河記事備危疑艱鉅之時能不淆眾論而適愜羣情卒告成功以收近效者如吾州盧太守之挑濬牛頭河是已按明史地里志牛頭河一名塔章河由濟甯西二十里首受永通牐洩出漕河之水汪耐牢坡歪魚臺縣境內蓋黃河故道也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流入魚臺命中山王徐達開此河以通漕河當時亦於此行運後漸淤塞　國朝乾隆二十九年知魚臺縣事馮君振鴻開南陽坌河以達西北坡水而牛頭河遂廢嘉慶中屢欲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濬囚居民各徇利害之私紛爭議挑不已咸豐八年十一月皖匪長驅北犯烽火恒赫半
木皆兵太守帥衆禦侮州境賴以綏安而閭閻蹙蹈不遑處寇復還無權藉以資戰守且痕奔
系突之儔嫻習馬隊聲迅馳莫當非挑掘深濬以泥淖不能淪陷馬足由是遂有挑掘
河之議而或以費用支絀與不便汙田者藉口太守力屈道謀決意挑濬於嘉平吉日督團紳
閻克顯史成元輩物土宜量事期依牛頭河故道剔溝鋤淤奮鍤迸興暮月歲事上游長六千
三百十七丈下游八千六百六十六丈綜計八千
十三里有奇澄波溶漾曲壑蜿蜒縱有驍騎騰驤亦敢冀鴻溝之踰也蓋漕艘往來全賴微山
田亦不僅爲禦寇設也蓋漕艘往來全賴微山
湖水而此湖瀦水則專賴牛頭河所受坡水由
南陽昭陽二湖汪微山湖然後清運無絀今牛
頭河開坡水俱通即使陽亢雨愆而運河之溜
仍自汩汩然來矣且濟甯西南幾爲澤國而西
南之水惟藉牛頭河爲之宣洩使此河不浚下
流淤澱日高西南二鄉水患可勝言乎是以大

守浚河溥仁人之利者非一手故承命而樂記
之而益徵有志者之事竟成云

九年正月州牧盧 朝安於四關廂外建築土城一

座周圍計三十二里本州官紳士民等承辦

刑科給事中會稽宋權序云天下有天
險有地險天險者先儒謂危在心得人和以
威天下是自然之險也地險實由天生易言王公設險以
嶺陡絕雖曰地險實由天生易言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而待設乃善守者通以至誠協乎人
心因地制險而其成有天通焉地險猶天險也
濟之爲州三百里而近距河三百里而近距漯
皆所謂天險鄉者河北從而合漯以東寇馬無
所限遂肆侵掠州西南境數月屢至于是行堅
壁清野之議曹單滕嶧漸已就荒舍墟州屬至
嘉祥多山魚臺多水皆有險可禦獨州西南至
金鄉支流淤淺不謀設險無以拒寇州大夫盧
子曉亭亟砥牛頭河八十三里以阻之已足爲
外衛矣惟州城無外郭八十三里以阻之已足爲
廛市輻輳在郊關清之

則無地以遷民堅之則無地以置障文武吏士
暨父老以爲大憂盧子早夜以思周循近郊相
度地形衡覽南通運漕之河西有馬場之湖東
來兗府洸泗諸水恍然曰[illegible]收地險爲天險者
不在是耶誠使渠之斷者連之塞者疏之沮洳
者浚之用其土可爲防防如垣守其防可爲臺
爲閣爲砦皆有鐵葉門門旁有候人舍梁其澮
上易石以木平時可履警時則收睥睨其垣之
上無事可瞭望有事可施機銃砦門以外復爲
磚石礮臺渠水交會有牐有埧又有水關盤以
隄埽繫以鐵索其舊有浮橋者加鞏固焉如是
豈不足名險乎遂與州人士議先蠲俸錢繼集
羣力試行一隅而工舉趣成三隅而衆信功將
蕆盧子邀余繞郭徧觀歷三十里見其崇者聳
庳者厚流者瀹止者坎環而爲守者皆水也峙
而爲守者皆土也土與水各效其能以相守而
遠近聞者竦耳行者重足狂突之馬不敢深入
是猶之金城湯池矣綜而計之其程功凡八營
之而竟初肇於西南濟安臺其次起慈燈寺南
岸沙涯南爲中心牐興隆門懸釣橋建望樓東

至王母閣水坑邏以嘯艇分置礮臺又次起運
河東涯韋馱棚閣其上折而北東葺文昌觀音
二閣自興隆門至清華洞土中涌泉者二皆甚
甘洌度興隆橋復修半截閣至楊家牐而止又
由牐西岸北經林家橋踰橋入砦門至火神廟
是在北關又自府河北岸迤北而西由天仙閣
至常清觀亦有樓砦木橋又由觀南折而西之
西關夏家橋其樓砦亦如之又自橋順河過馬
場湖之引渠循北岸而南訖於濟安臺其垣大
率高八尺頂廣五尺女墻高二尺廣二尺砦頂
廣不過丈河面至壕底深不過丈河口廣以二
三丈許底廣半之平地所開廣於舊河一倍垣
上垛口礮墩以四千計傍垣種柳約以萬計其
工共長五千四百二十三丈用官民捐錢四萬
八千餘貫歲修之費市廛籌積以爲之備蓋閱
三月而告成事是役也盧子心力孔殫不敢自
以爲功謂助貲者若而人助力者若而人率作
省成尤賴運河副使與諸寮佐將校協和交濟
既以陳於大府當上聞恐後無所稽攷屬余
詳記其剏始顛末以鐫石垂永久乃推原古聖

人垂訓設險之意而爲之記

四月東南隅建義學於楊翰林街節孝祠之舊基監生孫如鏡五品銜馮德基監工

李聯堉義學記吾沛於禹貢屬徐州之壤在班書爲富城之區儒風罔替經術載延漢晉以還代有知名之彥斯固土厚川明鬱扶輿之翹秀實亦詩書有造士之方庠序有育材之地也稽沛城舊置義學不一其所而圮頹變易如傳舍然咸豐八年五龍宮迤南有假館僧廬爲義學者馮桂山中丞憫其湫隘思更張而侈廓之因楊翰林街官基一所定厥準直集腋鳩工堂廡垣墉以次而畢中丞環顧而示衆曰是學也專爲寒俊子孫嶄然負異而不能延師者設後之君子其恒葺而勿廢乎昔歐陽子吉州學記有云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斯言深有味也竊願入學而位皐比者思養正之功善教童子勿徒以文藝爲先必首以質行爲重葆孝

悌忠信之良戢暴戾恣睢之漸責實效而不務虛名斯無負中丞之意也夫至於善氣薰烝久而俱化食黮之鴞並懷好音兵刼茫茫或藉此而略可挽矣是則義學之關乎風會豈細故哉

濟甯直隸州續志

建置志

城池

州人滕傳恩新修地溝碑記昔道達溝瀆載於禮經固官師之事也而居是邦者隨在修平尤爲人間第一善舉吾濟西南隅西門裡南馬道舊有地溝一道相通城外一隅之水均由此溝以入護城河中每逢大雨時行屢有壅塞之虞坑水漫溢遂致各街水無歸路房屋多被浸坍行人往來泥濘立視之殊爲深患前經捐貲挑挖稍覺舒暢每欲大興工作爲長久計工程浩大獨力難成因命兒子榮禧邀同里人公爲商募官紳士廛衆善士無不樂助於挑挖之後又修十數丈有奇由是坑水有歸無患壅淤害除而功著往來行人同稱道不置云

州人李聯堉新修城門碑記吾濟爲南北輻輳之區崇垣既修足以控形勝扼要衝矣而緘縢扃鐍之固則尤恃乎城門之堅舊門建於勝國末造門之厚薄有差而木之美惡間焉其鐵鍱周於外者厚僅如縞風蝕泥侵委地之鐵剝落過半木之質亦朽蠹而不完際四方多難之秋方觀察既堂先生顧而憂之出鏹二百爲繕修之貲命予獨肩其事予慨然任之權輿於仲秋之吉鳩工庀材蚤夜兼作四閱月而後成凡正門二十扇角門十二扇木概用榆透熥以火廣袤尺丈諸門不一而排板均厚一寸六分每扇四角斜嵌大鐵鍋每重五斤中腰置小鐵鍋每重二斤八兩轉軸兩端束鐵鍱甚厚每重三斤門之面以鐵鍱衣之鱗次釘鋪每鍱重一斤再排入大釘如鮮菌狀每重一斤四兩釘之足出於板背而鉤盤之油丹黝色桐油敷其裏釘五鐶鐵了鳥每重三斤諸門皆易新柟木大櫺其楣棖壓樑轉鼻或易新木或舊木堅韌祇易鐵鍱楣上裝板類半月形者亦皆易以新木外衣鐵鍱裏漬硃膏角門亦如之厥後長青巖河帥捐廉數等觀察不足者補以城工之餘共費制錢二千四百緡有奇是役也軍務孔棘羽書交馳觀察爲捍衛計欲尅期以就而規模浩大猝辦綦難予

心惶惶方自悔任事之銳而未思天下事之匪易爲功也顧鴟張雖煽鶴唳終虛寬以時日如所願而爲之又賴車少司空意園馮中丞桂山孫廉使梧江三先生指示調護而友人陳其垠孫繼喬亦復襄事惟謹俾得無遺憾焉茲非其幸歟[illegible]者之人所謂在德不在險者非徒賴乎重門之擊柝而更有維持之鉅焉者也吾願居是邦而出入是門者敦品以飭人倫修學以正風俗黜奢華以節用郤詐僞以還淳弭浩劫於無窮培元氣於未盡則所以司管鍵而固樞轄者不已上感天和而下成衆志也哉

州牧葉圭書雲路街修水道碑記示禁事案據本城里民張在山等具稟以雲路街南至　聖廟義路前計長七十餘丈現經該里民等募貲新砌陰陽溝渠二道以宣積水併將街道修理平坦誠恐附近居民不體人情仍前倒潑尿糞作踐致有壅塞之虞懇請示禁等情查街道理宜潔淨不准居民作踐況雲路街近接　聖廟尤應格外清潔今該里民等不惜工費將街道修理整齊挑砌地溝

足洩陰雨積潦原爲便民往來起見凡爾附近居民自應交相保衛不得仍前作踐除稟批示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附近居民及該約地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如有無知民人在該處堆積廢土及倒潑尿糞穢物以致溝渠淤塞出水不利許該首事及約地指名具稟以憑拘案究懲決不姑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咸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實刊

郵政

棲流所　黃克徐三任修治每年十二月至正月杪收養貧民州人杜錦堂經理極矢公慎今其子經函與州人霍福貴接管此事

州人張繼純記吾濟控南北聯水陸乞兒流丐蒙袂輯屨於此土者時徙倚於邑里街衖間每遇朔雪砭骨寒飈刺肌思欲荷氈被毳餐藿茹藜而苦不可得甚而倒斃道塗暴筋露胔見之者惻然心憫之前州尊覺羅克侯深憐此輩之無辜爲之給口糧施絮襖然而棲息之處里黨善士所捐租在

東郭外尚苦湫溢卑濕不足濶其有容也暨我南
通州樹人徐大夫爲能繼善政擴前徽價買民房
[illegible]捍忠實委任修除董督之其地在州城東門外
之陽其門西向而宏廠其屋堅卓而寬容鋪方卓
餬窗櫺以備歲冬流丐之依息捐廉煑粥自冬迄
春兩三月中貧丐咸賴以全活其澤莫大焉又慮
遠來流丐受飢寒之苦時或路斃以之遺累閭閻
特令眾執事雇夫覓役時司巡邏遇有病丐即與
收養其或斃於道塗者准該地主赴所說明協同
約地查看確實即行抬埋然後稟明存案予以鈐
旗俾爲所內憑一曰巡街道一曰收流丐一曰掩
尸骨一曰義杠墓纛義杠者所由善士增以濟喪
塟之困貧者也故鈐印藍旗並及之公之美政多
士庶到今舉繫懷思即此濟貧恤苦詢所稱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不愧古所云者歟今者陞任黃州
尊下車以來查施粥之舊章沛禦冬之實惠疲癃
殘疾亦無不幸其以生以育者父老每相語前有
召父後有杜母所爲設局散食澤被枯骨不第窮
黎銜恩而邑里安居並免叫囂之煩而省報驗之
累二天之慈不可不表章以著其實也爰叙原委

而勒諸石並以
告後之好義者
州牧黃作霖棲流所碑記時屆隆冬無業貧民飢
寒交困殊堪憫惻屢經紳商捐助錢文將棲流所
房屋俱已修葺完整本州屆期查照舊章捐廉捐
給口糧於十二月初一日收養貧民起至次年正
月底止歷經查辦在案現據棲流所董事從九品
霍福貴鄉飲孫復聚賫奏廳杜錦堂從九品趙祥
堂呈稱東關棲流所收養貧民先前係租歌店蒙
克憲添設口糧繼蒙徐憲捐置民房改設棲流所
收住流丐貧民每逢寒冬施放粥饘棉衣貧民活
生者多倒斃者少並賞給鈐印藍旗雇夫巡查掩
骨埋尸亦無暴露又有所中置買義杠亦並賞給
義杠墓纛旗幟閣濟貧民無不共感嗣徐憲榮陞
各前憲仍照前憲舊章今已辦理數載閣境貧民
及外來流丐無不感德但施放粥饘係自十二月
初一日起至正月底止由來已久再稟者數年以
來棲流所內之房至因被風雨損壞倒塌大半經
紳士富民並鋪戶等捐助京錢數百餘串將棲流
所內倒塌之房屋一概修理整齊下餘錢文意欲